

外国
中篇小说
译丛

珍珠

〔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范仲英 译



7. 6352
79-6

外国中篇小说译丛

珍珠

〔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范仲英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JOHN STEINBECK
THE PEARL

PENGUIN BOOKS 1980

珍 珠

〔美〕约翰·斯坦贝克著

范 仲 英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3 1/4 插页3 字数52,0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

书号：10151·703

定价：0.40元

内 容 提 要

贫苦的墨西哥渔民基诺采到一颗罕见的大珍珠，他祖祖辈辈梦想的能得温饱的生活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了。这时，一群贪婪的吸血鬼却向他伸出魔掌，想要攫取珍珠。基诺与他们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被逼得家破人亡。

本书为世界中篇小说名著之一，斯坦贝克以他扣人心弦的笔触叙述了这个悲剧故事。



〔美〕约翰·斯坦贝~~克~~

“人们在城里传诵着大珍珠的故事。传诵着这颗珍珠如何得而复失；传诵着渔夫基诺、他的妻子胡安娜和他们的宝宝小山狗。这个故事传诵了百遍千遍，已经在每个人心里扎下了根。这个故事，和所有多次反复传诵并深深留在人们心里的故事一样，有的只是好与坏，黑与白，善与恶。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并不存在。

“如果说这故事是个寓言，那么，这个寓言也许人人都有各自的理解，人人都从中看到各自的生活经历。不管怎么着，他们都说：那是发生在城里……”

—

基诺一觉醒来，天刚灰蒙蒙的，还是满天星斗。东方的天边只露出了一片淡淡的曙光。雄鸡啼过了几遍。小猪早就起来了，已经开始不停地翻拱着地上的树枝和木屑，看看还有没有剩下什么可吃的东西。在茅屋外面，一群小鸟在霸王树^①丛中扑打着翅膀，噉噉喳喳地叫。

基诺睁开了眼睛。他首先看到一个慢慢亮起来的四方形的东西，那是门，然后看了看小山狗睡觉的吊篮。最后，他转过头来看着身边的妻子胡安娜。她躺在席子上，蓝色大披巾盖着鼻子和胸部，围过她的腰。胡安娜也睁开了眼睛。在基诺的记忆中，他每次醒着的时候，胡安娜也总是醒着。她那双乌黑的眼睛好似明亮的小星星。她这会儿正看着基诺，就象他醒着的时候经常看到

① 霸王树，盛产于墨西哥的一种植物。

的那样。

基诺听着早晨细浪拍岸的声音。多么动听的声音啊！他又闭上眼睛，欣赏这音乐。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才会这样做，也许他的种族^①中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做。他的种族过去曾创作过许多歌曲。因此，他们把所见、所闻、所想、所做的一切都编成了歌曲。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这些歌曲，流传至今，基诺支支熟悉。但是新的歌曲没有增添。这不是说没有个人自己的歌。现在基诺心里就有一支歌，柔和明快。如果让他讲讲这支歌，他准会把它叫做“家庭之歌”。

基诺用毯子捂着鼻子，免得吸进潮湿的空气。突然身边一阵沙沙响，他转过脸一看，是胡安娜正在悄悄地起床。她光着硬脚板，走到小山狗睡觉的吊篮跟前，趴下身子说了几句宝宝真乖之类的话。小山狗抬头看了妈妈一眼，然后又闭上眼睛睡着了。

胡安娜走到灶坑旁，拨出一块煤，一边把火扇着，一边折断几根树枝堆在上面。

现在基诺也起来了。他用毯子裹住脑袋、捂住鼻子、盖住肩膀，穿上便鞋，走出门外，看着天慢慢发亮。

① 指印第安人。

他在门外蹲下来，把毯子的一角包住膝盖，看着海湾上空万朵朝霞泛起红光。一只山羊走到他跟前，闻了闻，两只黄眼珠冷冷地瞅着他。背后，胡安娜升着的炉火已经吐出很高的火苗，透过茅屋墙缝射出一道道火光，在门外投射出一块闪动的长方形亮光。一只迟栖的飞蛾，拚命扑向烈火。这时家庭之歌在基诺身后响了起来。这家庭之歌的节奏就是胡安娜为了做早饭吃的薄饼在磨玉米面的磨盘声音。

天很快就亮了。一片曙光，一道红霞，光芒四射，灿烂夺目。俄而天空涌出一团火球——太阳从海湾冉冉升起。基诺低下头，避开耀眼的光芒。他可以听到屋里翻动玉米饼的声音，闻到饼铛上传来的阵阵香味。蚂蚁在地上来回走动，忙个不停。有油黑发亮的大蚂蚁，有奔走迅速的土灰色小蚂蚁。基诺看着一个土灰色小蚂蚁，拚命挣扎设法摆脱大蚂蚁在沙土上设下的陷阱，就好象他是上帝一样，超脱尘世，无动于衷。一只瘦小胆怯的狗走了过来，听到基诺轻轻呼唤，蹒跚着身子，把尾巴平整地放在脚上，还把下巴小心地放在卷曲的身子上。这是条黑狗，在长眉毛处有几个金黄色斑点。这是普通平凡的早晨，又是美丽非凡的早晨。

基诺听见绳子嘎嘎作响。胡安娜把小山狗从

吊篮上抱起来擦了擦脸，用披巾打了个结，把孩子兜在胸前。基诺用不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一切。胡安娜低声哼着一支古老的歌曲。这支曲子只有三个音符，但音程却变化无穷。这支歌也是家庭之歌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家庭的全部内容。有时候这支歌曲调升高，嗓子发麻唱不出来，好象在说，家最平安，家最温暖，家就是一切。

篱笆外边是别人的茅屋。那里也是炊烟四起，也有做早饭的声音。不过，那是别人的歌，猪是别人的猪，他们的老婆不叫胡安娜。基诺年轻力壮，黑发垂到棕色的前额上。他的目光热情，锐利，炯炯有神，胡子稀疏粗硬。他把捂着鼻子的毯子放了下来，因为潮湿的瘴气已经散去。金黄色的太阳照在房顶上。靠近篱笆的地方，两只公鸡摆出格斗的架势，翅膀撑开，脖子上羽毛直竖。这是一场蹩脚的争斗，因为这两只不是斗鸡。基诺看了一会儿，便抬起头望着一群野鸽闪闪烁烁地飞往内地群山。现在，大地已经苏醒，基诺便站了起来，走进茅屋。

基诺刚进屋门，胡安娜就从熊熊炉火旁站了起来。她把小山狗子放回吊篮，然后梳着长长的黑发，编成两条辫子，下面系上一根很细的绿色缎带。基诺在灶火旁蹲下来，卷起一张热气腾腾的玉米面薄饼，蘸了蘸酱油便吃了起来。他又喝

了几口葡克水^①，这就是他的早餐。除去宗教节日和诸圣节，这是基诺唯一的一顿早餐。过诸圣节那一天他吃甜点吃得太多，差点送了性命，真是教人难以置信。基诺吃罢早饭，胡安娜也回到灶前去吃早饭。他们只说过一次话。其实，他们说话只不过是习惯而已，根本没有必要。基诺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这也就是交谈了。

太阳把茅屋照得暖和起来。阳光透过墙缝射进了几道长长的亮光。有一道光照在小山狗躺着的吊篮上，照在吊篮的绳子上。

一个小小的响动使他们两人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吊篮。基诺和胡安娜都惊呆了，站在那里动弹不得。一只蝎子从房梁上沿着吊篮的绳子慢慢往下爬。那条蜇人的尾巴直直地平伸在身后，但随时都可能竖起来。

基诺喘着气，鼻孔嘶嘶作响。他张开嘴，止住了这声音。后来，他吃惊的神情消失了，全身麻木的状态过去了。他心里顿时响起了另一支歌。这是邪恶之歌，敌人之歌，是家庭的一切敌人之歌，曲调野蛮残暴，神秘莫测，危险可怕。在它的压抑下，家庭之歌如泣如诉，悲切哀鸣。

蝎子沿着绳子小心缓慢地爬向吊篮。胡安娜

① 一种墨西哥人常喝的用龙舌兰汁做成的饮料，香甜可口。

低声念着古老的避邪经。除此之外，她还咬着牙念叨着万福玛利亚的那一段祈祷^①。但是，基诺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不声不响稳步穿过房间，双手平伸，手掌向下，两眼直盯着蝎子。下面吊篮上小山狗笑着伸出小手来够蝎子。基诺的手快要碰到蝎子的时候，蝎子突然意识到了危险，马上停止爬动。尾巴猛地在背上竖了起来，弯弯的尾刺闪闪发亮。

基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可以听见胡安娜又在小声念古老的避邪经，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了敌人的邪恶之歌。蝎子不动，他是不敢动的，而蝎子也感到了死亡即将来临。基诺的手非常缓慢、非常平稳地伸出去。蝎子带刺的尾梢向上挺起。就在此刻，小山狗咯咯笑了。他震动了吊绳，蝎子掉了下来。

基诺急忙伸手要截住蝎子。但是蝎子从手指缝漏了下去，落在宝宝肩上，猛地蜇了一下。基诺大吼一声捉住蝎子，用手捏起来，两手把它搓得稀巴烂，并使劲把蝎子往地下摔去，又用拳头一拳把它打进泥土里。吊篮里小山狗疼得哇哇直哭。基诺还在使劲地拳打脚踩，直到这个敌人在地上只剩下一条湿痕为止。他咬牙切齿，两眼射出愤怒的火

① 天主教以“万福玛利亚”开始的一段祷告，祈求圣母玛利亚的保佑。

焰。这时，敌人之歌又在他身边响起，震耳欲聋。

胡安娜抱起小山狗子。她看见伤口已开始红肿，便把嘴巴贴在伤口上拚命吮吸。吸一口吐一口，吸了又吐，吐了再吸，而小山狗还是拚命地哭叫。

基诺急得团团转，不知所措，反而显得碍手碍脚。

孩子的哭喊声招来了街坊邻居。他们从各自的茅屋里走出来，这里面有基诺的哥哥胡安·托马斯和他的胖妻子阿波罗妮娅，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也都跑来挤在门口，堵住了通路。还有一群人在他们后面探头探脑，有一个很小的男孩，从大人的腿间爬进去想要看一看。前面的人把话传给后面的人：“蝎子，宝宝叫蝎子给蜇了。”

胡安娜暂时停止吮吸伤口。小伤口稍稍扩大了些，周围被吮吸得有些发白。但是红肿在向四周扩大，隆起一个硬的淋巴肿块。这些人人都知道蝎子的厉害。让蝎子蜇了，大人会大病一场，小孩很容易中毒身亡。他们知道，先是红肿，发烧，喉头发紧，继而腹部痉挛。如果中毒太深，小山狗就可能丧命。但是现在伤口的刺痛在渐渐消失。小山狗由大哭大叫变成小声呻吟了。

基诺这个耐心、纤弱的妻子竟会有钢铁般的意志，这常常使他感到惊奇。这个温良顺从、尊

重别人、性格开朗又很有耐心的女人，在痛苦地分娩时居然能弓起项背一声不吭。她忍饥耐劳的能力，几乎胜过基诺。在小船上，她就象是个强壮的男子汉。这时，她又干出一件令人十分惊讶的事情。

“大夫，”她喊道，“去请大夫来！”

这句话从里向外传，传向篱笆后面挤满庭院的邻居们。他们就传开了：“胡安娜要请大夫。”想请大夫已经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能把大夫请来更是件惊人的大事。大夫是从来不会到这种茅屋堆里来的。他伺候住在城里那些石砌房里的有钱人还忙不过来呢，干吗到这个地方来？

“大夫不会来的。”站在院子里的人说。

“大夫不会来的。”站在门口的人说。基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对胡安娜说，“大夫不肯来的。”

胡安娜抬头望了他一眼，两眼就和狮子一样冷酷严峻。小山狗是胡安娜的头生儿，几乎是她心目中的一切。基诺看出她主意已定，于是他心里又响起了家庭之歌刚毅挺拔的调子。

“那我们去找大夫，”胡安娜说。她一只手把深蓝色披巾绕过头，用披巾的一角做成一个小兜，兜着呻吟的婴儿，又用另一角挡住他的眼睛，站在门口的人挤着后面的人，给她让出一条

路。基诺跟在她后面，他们出了门，走到压着很深的车辙的路上。邻居们跟在后头。

这件事成了邻里中的一件大事。他们排成一条长队，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城中心走去。前面是胡安娜和基诺。后头是托马斯和阿波罗妮娅，她大腹便便步履艰难，每走一步身子就晃动一下。跟在后面的是所有邻居，他们的小孩跟在旁边跑。金黄色的太阳从后面照过来，他们正好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进。

他们走过了茅屋堆，来到了尽是石砌房子的城市。那里家家都有坚固的围墙，里面有荫凉的花园。花园里小喷泉水声淙淙，九重葛爬满墙头，紫、红、白三色花朵交相辉映。他们听到在外人不得入内的花园里笼中鸟儿在婉转歌唱，还听见清凉的喷泉落在晒烫了的石板上的声音。人群穿过阳光耀眼的广场，走到教堂门前。这支队伍人越来越多。有人轻声告诉走在队伍外围那些匆匆加入的新来者，宝宝如何让蝎子蜇了，他的父母又如何抱着他来找大夫。

这些新加进来的人，特别是教堂门前善于察看贫富贵贱的乞丐，很快地瞥了瞥胡安娜身上穿的旧蓝布裙子，看了看她披巾上面一只只的破洞眼，瞅了瞅她扎辫子的绿色缎带，再打量一下基诺披着的毯子盖了多少年，身上的衣服洗过多少

遍，便马上断定他们是穷苦人。于是也就跟了上来想去看一看这出戏将如何演下去。教堂门前的四个乞丐是城里的百事通。他们对走进教堂做忏悔的青年女子察颜观色，等这些女子走出教堂就能看出她们有什么罪过。城里发生的件件丑闻，甚至某些重大犯罪都瞒不过他们。他们就睡在教堂的阴暗角落里，所以不管谁溜进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都无不了如指掌。他们对大夫的底细更是无所不晓。他们知道大夫医道拙劣，生性残忍，贪得无厌，罪孽深重。他们还知道大夫堕胎手术十分低劣，知道他偶尔也给几个小铜钱，装出施舍的样子。他们看到他医死的病人尸体一具一具抬进了教堂^①。现在既然早弥撒已经做过，施舍的人少了，他们不如跟着人群，总是爱刨根究底详细打听别人情况的人群，去看看那个又胖又懒的大夫，对这个让蝎子蜇了的土著婴儿将如何发落。

这一伙匆匆忙忙赶来的人，终于来到大夫家的大门前。他们听见围墙里水声淙淙，笼中鸟婉转歌唱，还听到长把扫帚打扫地上石板的声音。他们还闻到大夫家里煎上等腊肉的一股股香味。

基诺犹豫了一下。大夫不是他们自己人啊。

① 按天主教习惯，死者的灵柩要送进教堂，做过弥撒后才能安葬。

近四百年来大夫种族^①的人一直对基诺种族^②的人鞭打，掠夺，鄙视，使他们忍饥挨饿，惶惶不可终日。因而土著贫民来到他门前总是谦卑胆怯的。每当基诺走近大夫种族的人，总感到心虚，发怵，同时也很气愤。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基诺觉得，与其开口和大夫打交道，倒不如把他杀死来得更容易些。因为所有大夫种族的人都把基诺种族的人看作是愚昧的牲口。基诺举起右手正要扣打门上的铁环，顿时怒火中烧，声音杂乱的敌人之歌又在耳边响起。他咬紧嘴唇，但还是举起左手去脱帽子。大门的铁环扣得砰砰直响。基诺脱下帽子伫立等候。小山狗在胡安娜怀里小声呻吟。胡安娜低声哄着孩子。人群慢慢围得更近了，围过来好看得清楚听得真切。

过了一会儿，大门打开了几英寸宽的小缝。基诺从门缝里看到花园里一片碧绿清新，喷泉水珠四溅。从门里探出头来的是一个基诺种族的人。基诺用古老的语言^③说道：“小不点儿，我们的头生子，叫蝎子蜇了，要看大夫。”

大门合上了一些，仆人不肯用古老的语言回答。“等等，”他回答道，“待我禀报一声。”

① 指白种人。

② 指印第安人。

③ 指印第安语。